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粤西文載卷三十七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碑文 祠廟

舜廟碑銘

魏 温子昇

懐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天下為公感夢長人明敭仄陋釐降二女結友九男執耜歴山耕夫所以讓畔施罟雷澤漁父於是讓川亦既登庸以之納麓九官咸

事百揆時叙有大功於當世集歷數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貽華之玉班五瑞於羣后禋六宗於上玄舞干戚而遠夷賔稟金璧而幽靈應青雲浮洛榮光塞河符瑞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為帝王之稱首陟方之駕遂徂蒼梧之空不歸爰自先民實存舊廟既緝紵房遂鎮瑶席龍駕帝服蓋依稀於慕舜交鼓絙瑟實髣髴於聞韶其辭曰

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徙帝圖已定乃賔四門以

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琛有歸疑山永逝湘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虞帝廟碑銘

唐 韓雲卿

帝舜有虞氏南廵狩崩于蒼梧之野南人懐思立祠禱祭歷夏殷周秦距乎有國凡更十姓享奠不替大歷十一年皇族隴西縣男兼御史中丞昌巙領桂林象郡之地虔祗統命肅恭神祀以祠宇隳圮狹隘朽陋不足延

降神靈遂謀於州佐縣尹因以俸錢增新易故崇垣峻宇蕭屏牖户有倫有度堊繕既成以時昭享瞻覿門屏踐履階闥兢業恂懼肅然無不加敬牲牷既設巫祝斯列齋莊蠲潔慤然如享其誠簫鼓既闋俎豆斯徹神人和悦僾然如受其福是歳寇賊殲平年穀豐稔五嶺之人陰受帝祉官屬長老願刋琢表識以彰懿烈其辭曰

惟虞禪夏夏德斯淪更殷歴周以及嬴秦帝號再尊帝道莫宣祀典空存祀禮無間於穆皇家踵美虞唐獨主

淳儉後嗣其昌明明大君祜祐俾躬穆穆宗臣祗業肅恭廣厦增飾展禮竭忠人神胥會風雨晦冡三千年間禮幣贄通西原寇平南畒有年祀事報功皇靈降臻仡仡武夫我戰自克畟畟農耜我勤乃穫日用遊焉惡知帝力天人同休心存影會誠感昭通屑易窐礙刋石播美垂億千載

二妃廟碑銘　柳宗元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

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援考瀛羨均節委積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遊陶埴于水涯乃桴乃載工逸事遂廟貌顯嚴綵淼而成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名弼成授受内若嚚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

亦不返食於兹川古有常典敺祓戾孽愜宣傚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有翼其恭有苾其馨沈牲受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型潙汭神位湘滸揆兹有初克碩厥守唐命秩祀兹邑攸主毛牷既䜉椒馨爰糈嗣于萬年期保永祜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囦克龔邑人羣吏告於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載流於江既平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廟左右卒從神

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湑湑湘水如舞將予無讙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兹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

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雞鴨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悌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喜悅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於驛

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祀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子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其辭曰

茘子丹兮蕉黃雜有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鵞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願侯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秫充羨兮蚍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桂州新修堯舜祠祭器碑　　趙觀文

皇帝御宇大順壬子季冬十二月故府司空頴川陳公自桂州觀察使膺制命建靜江軍號仍降龍節明年春二月准勑有事於堯舜二祠禮畢顧謂府長史朱韞曰吾軍旅之事則嘗聞之爼豆之事未之學也子嘗知書好古試詳此禮得合於經乎韞惕然而對曰韞塵走下僚安敢輒議祀典公諭之曰古有緜蕞定大禮者皆草莽之士爾今為上佐佐於郡政何謙而不言韞辭不獲已而對曰嘗見開元禮有祠古帝王之制今請求知禮

者共為删定剏帝舜南廵標乎古典惟兹法物豈可不
周繇是命有司撰三獻冠官衣劒佩三十有九贊引禮
生衣幘一十有六籩豆簠簋洗罇爵幡鼓七十有七儀
品斯畢具表以聞帝曰俞哉褒稱綸言不載於此今僕
射彭口同兩使可繼巨屛守簡子至言者九同關西不
慼者三追念前功若已有之以觀文明廷擢第故里遠
歸有陳蕃下榻之知有智伯國士之遇有魯肅指囷之
意有平仲脫驂之識授書詰旦猥屬斯文觀文謬以二

雅得名實未造軻雄之旨克讓未果是敢直書庶幾正
教傳乎不朽作頌曰
大哉堯舜真風不弭以聖禪聖不子其子舉賢登庸拔
凶禦魅化匪逆人䝰寧慕蟻大功漸著南巡脫屣九疑
雨沈蒼梧雲起偉歟元蹤遺於桂水蒼生思之牢醴千
祀俎豆禮缺元侯克備揆揮古典駢羅雅器三獻得儀
雍容劒履教人為臣可達深旨翠巘稽天紅輪出地得
君皐陶千載意氣中興有帝無令伊恥

盤石廟碑銘

宋 黃庭堅

盤石廟在州之西故全州使君王侯廟也王侯故魏城人而家開封諱世行字祖道文武自將得知巳晚用不盡其材而威惠著於清湘者也治平初天子勵精聽斷立考課法進退州郡文武吏於是全久不治湖南安撫使吳中復轉運使杜植判官宋廸提點刑獄楊寧奏言潞汾都監文思副使王某常任全州都巡檢儂智高反邕管時其歸師將犯桂州而北掠以獠衆壓全境吏民

皆欲空壁出走某調民城守提兵扼灘陽會官軍破賊民至今以為老幼不失業皆王某之功願擢守全州天子從之侯入境全民歡呼迎道侯之為州樂易明白順民之欲除其所惡無動人耳目事而州以大治流逋四歸樂生興事邑居野處皆不畏吏問其父老王侯之善政云何對曰前時公厨以十數卒為白望漁奪於市又以十數卒為河巡脅取行商摧賣三渡貧民或終日不得往來開内外官邸禁民毋得私舍盡奪鋪户鹽以私

牙吏歲調民之封貲連賀取魚苗蓄之官池又採班竹箭篺以應使客之求吾侯以律令從事積年之獘一日蠲除我知此而已問其士大夫對曰吾侯為邦勤民不倦而其僚奉職潔已無瑕而其吏畏䝨治夫子廟興民學表孝子廬興民行治軍有犯無赦聽訟立決無留侯之子獻可登進士第民持酒相慶曰吾父宜有子也及侯卒於位民罷市相弔曰天奪吾父乎初民欲為生祠而侯不聽歿而民作廟於磐石寺隅臨官道歲卜入祠

之由是而觀王侯誠良吏其享民烝嘗也宜全之士民欲刻石頌侯功德且願薦之聲歌使子孫報事不忘久不得其所託後二十餘年獻可以材擢西作坊使知澧州乃遣吏走黔中道全民之意噫循吏之無稱久矣故樂道王侯之政使來者有所矜式又為詩遺全民以祠王侯并刻之王侯終文思副使太原郡開國侯今以子婿左中散大夫王侯為吏所至多可稱述非著著其所以有廟於清湘者其詞曰

清湘淵沄兮上盤石作侯寢廟兮宮室丹碧事侯如生兮不以金帛丘在舍山兮侯安此宅全山之下兮松栢蒼蒼至於雲來兮日遠月忘我民奉侯兮歲歲烝嘗羔豚孔時兮魚有鯉魴黃柑綠橘兮薦清酒鼓坎坎兮吹參差侯愛我民兮乃下享之風為舟兮雲為馬嬉於川兮獵於野千秋萬歲兮無棄此邦為來者師兮我民受嘏

重修羅池廟碑　　丘崇

唐元和十年州刺史柳侯至以聖人所常行之道善其民四年不幸而平時浹人胸中者已深人將釋之而不得追其嘗與部將魏忠輩驛亭酒間語乃祠於羅池自歐陽翼之夢李儀之死人尤神之以憂患乞憐者每每獲報如祈庶幾三百餘年英靈猶存皇朝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從斯民之欲也廟閱日深仰見星斗蟻封蠹蝕幾莫能支而承糟跂遷袂猶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為公

稀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然一歲之間給公而外所存無幾雖欲改作將焉能為郴陵朱公以政和二年十一月視守事三日具禮謁款見其所託大不足以稱侯四顧躊躕隱然於中者久之退而考其故事得廟利歲時移用之狀語諸僚佐曰侯生死皆有功德於斯民而祠守湫陋如此吾曹當思有以崇大之奈何年其利以事封靡乎侯無譴寧獨無愧於吾心燕衎可寢也豆觴可裁也土木之役上求則費公下歛則耗衆曷若歸其

利於廟纎毫籍之久自可舉咸曰然未幾籍以義告州監兵陳苹者閑敏有幹局俾掌其事購材募能取足於籍堂室門序庳髙如儀焕然一新觀者嗟異又撫其餘利構亭於䍜池之北因以名之亭與廟異區而同名者不特謂江山之勝作也嗚呼澗酌可以祀皇天噫嘻可以祈上帝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心者靈之府而誠出於其中神人殊方靈未始異以其出於未始異者合之於冥冥之間神能違之乎世俗膴仕情隨泰還燕衎自

娛豆觴自奉凡可以適已者無所不為公則不爾惟崇大於侯是思卒使侯祠既壯而麗則其誠可謂至矣千里而郡非獨其守任民之責神與有焉年無饑饉氣無乖厲此民之所望於神者民之所望公之所祈也致其誠於神以祈民福公豈可與世俗者同日而語哉

四令公祠堂碑　　孫覿

余嘗讀國史見秦國陳公以直道事太宗皇帝位不滿德卒官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挺生三傑皆以道德文學

踐大官為將相曰堯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為文忠公曰堯佐特進尚書左僕射是為文惠公堯咨武信軍節度使知樞密院是為康肅公一日秦公與客語三公已貴立侍公側坐客蹴踖不安求去公笑曰此兒輩爾姑徐之盡所欲言者於是史官記之天下誦之而陳氏父子兄弟世家之榮至今以為口實至道丙申文忠公嘗以廣西轉運使平南蠻之亂洎紹興癸丑文惠公之曾孫充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廣南西路

計度轉運副使繼公後葢百三十有八年矣直閣公能以儒學世其家羣書皆成誦尤通吏道精練法律頃由臺郎畀將使指碣來廣右覽有能名及是訪公之遺無在者獨有新館銘石刻偃仆草棘中又公征蠻時吏士嘗犯瘴毒多死手自撰集古方書養生之説刻之傳舍一方蒙賴故能獨存而歲久亦訛缺直閣公慨然念故物之亾幾遂捄仆碑而起之又追補方書之缺壞者龕於故處即聽事之東闢屋三楹繪秦公文忠公文惠公

康肅公四公之像而祠之覩貌象江還過桂林拜謁祠下生氣凜然如太山喬嶽之鎮真古所謂大臣者余與直閣公二十年之舊且厚善也乃屬以不腆之文而不敢辭恭惟太祖太宗提三尺削除僭亂真宗仁宗包干戈以文太平聖哲並騖出依日月之光獨秦公三子以魁壘碩大光明之傑作配元聖以身用舍為朝廷輕重交持國鈞更掌兵柄一門冠冕蟬聯三鎮旌節相望佐佑兩朝以功名福祿始終為天下巨室於虖盛矣王室

中微羣黎厭亂天子當饋太息求人如不及竊觀四公遺像追想一時社稷之高勳於此兵亂倣擾之中固宜見者必趨過者必軾飲食者必祝焉豈謂學士大夫區區念祖之私哉於是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俾勿壞

義寧惠寧廟碑

毛鵬舉

義寧為邑自晉天福八年始朴素淳儉有堯民風邑之西有山曰知慧山中有神曰武當劉蜀時偕諸葛武侯亮南征牂牁蠻追奔踰嶺而神乘暴漲西入溺死知慧

源厥後英魄感發白晝摽金甲兜鍪而出揮石大呼聲震山谷或著屐臨流坐石而釣今釣臺屐蹟具存邑人建廟祀之迨今且數百載崇寧改元知縣事陶君迥嘉神功德聞之朝始賜廟額惠寧而未及封爵凡五十餘年曽靡為之請者歲在乙亥田種而不雨至六月旱甚會汝頼李君晉臣出宰是邑宣布德意問民疾苦而知旱魃為虐率父老造祠下禱之有頃雲作甘雨隨車膏澤畎畒歲則大熟君異其感應之速乃諭父老為請褒

封明年秋九月賜爵義寧侯以報休功是歲丙子大熟
歡聲載途癘疫頓息丁丑又大熟人既去愁歎而就安
樂致和氣而為豐年於是彈絲吹竹激宮流羽相與為
歡曾弗知明神在兹上以黙賛乎天地之化育下以相
于賢令尹美其教化以厚風俗也鵬舉以告邑人皆唯
唯曰為吾書之傳之無窮可也

六賢祠堂碑　　舒　勉

六賢謂漢陳欽欽子元元子堅卿士燮燮弟壹一子廞

按後漢三國志陳欽廣信人也欽字子佚與劉歆俱治左氏春秋而欽別自名家後為將軍元字長孫以父任為郎少傳父業為學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論立左氏傳與不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帝從之乃數陳便宜不用以病去終老於家堅卿有文章而史逸其論撰㤗字威彦漢末舉茂材累遷交趾太守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而謙虛下士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士一初為郡督郵辟司徒掾雅為黄琬器重董卓

亂乃亾歸燮表為合浦太守孫權據吳南據交廣燮以
廞入質權以廞為武昌太守六賢之見於史者其本末
梗概如此而蒼梧之人未甞究知太守李公亨伯好古
樂善歷求漢唐以至本朝得名臣鉅公有典是郡者七
人焉既立堂祠之於水泉之上以慰邦人之思又即黌
舍塑六賢之像并以其本末刻之於石使學者歲時具
香火謁先聖已則退而旅拜六賢於祠堂之下瞻其像
想見其風采而生希慕之心如在鄉黨焉其敦勸誘掖

可謂至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學者姑勉之異日有繼六賢之後父兄子弟名重一時光傳清史者無忘吾太守李公敦勸誘掖之力也

社稷壇碑　張維

郡邑通祀以社稷為重風雷雨師壇以其為農祈穀則一也然壇壝有制方位有辨登降有序罇罍有所祀典所載可考也乾道元年秋九月維承乏按刑所至郡邑望其壇壝則頹然蓁莽中踐履者弗禁不肅莫甚焉明

年夏六月移守八桂視事之初謁社稷則壇壝失其制與别郡無異繼行祀事則方位失其辨登降失其序罇罍失其所夫會府為列郡之所視儀而取則者今其失如是列郡益甚矣此無他有司沿襲茍簡而獻官講明弗素一旦行祀事惟視贊者東亦東西亦西曰拜則拜曰跪則跪莫知其是否耳爰築壇宇門牆而一新之按祀典如其制復著之圖以示方位之辨登降之序罇罍之所俾獻官目擊而心喻有司毋敢茍簡以盡其事神

之禮而豐年之應神聽之矣昔者夫子入太廟每事問或人以為不知禮而夫子則曰是禮也今之獻官行事能師我夫子入太廟之意按圖而問焉其庶幾乎

山川壇碑

大宗伯以燎祀風師雷師周禮也發生震蟄雷師之功以肇厥祀唐制也為壇壝而二祀各以時申令也祀之意與社稷同惠養期也桂之為郡祀事尚矣壇惟凸山門牆缺然踐履莫之遏也當其祀時霡霂而泥濘則寓

於浮屠氏之舍行事亡所也壇之舊各府郡一方參立乎北就爽塏也高大其門而壯麗其堂備望祭也壇壘以石逕砌以甓植之以嘉木而衛之以周牆勿踐履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精意以享明德惟馨則初獻官之責也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神降之福也若夫計其財與工之費為錢五十萬有奇則稍廪之羨所自出也集其事而述以文者郡守張維書其文者治中從事曹總也乾道二年是其歳月也

桂林仰山廟碑　張孝祥

仰山二王自江而西飲食必祭威德所被齊光日月乾道元年張孝祥來守桂林時李金方寇郴陽羽書交馳於道孝祥謁於祠禱焉曰使廣西不被兵者神之賜則請為王廟於桂且奉神之象以供七月孝祥至郡九月冦平嵡以萬人闖吾境知其備也引去惟王之仁之靈孝祥不敢盡述獨叙其答孝祥者如此敬選日擇地於城之北為王館御而書其所始使後有考勸桂之人以

虔事王

桂林膏澤祠碑　　　　唐　光

環邑皆山也峭拔惟膏澤峰峰之下有祠焉祠之建立與神之姓氏莫得其詳詢諸耆舊鄙俚無稽然廟貌儼然水旱疾疫禱之必應謂神不正直不信也意者神據山川之勝而赫厥靈歟異時閣使陶公商翁官於兹知之且悉峰之得名自陶始嘗曰天欲雨則是峰油然作雲宜有神主之既名其峰又為之詩石壁含天澤南山

第一重旱時先出雨陰穴必藏龍嗚呼盡之矣乾道庚寅冬余自鳳山簿來攝是邑明年夏旱屢禱屢應念無以荅神貺顧祠宇敝甚撤而新之祠成余以檄試士臨賀以不得書顛末為恨又明年秋方伯以吏民安余之政俾再來攝是書之不可已也故摭商翁之詩以證俾來者勿牽耆舊鄙俚之言為不足信而息其所奉也商翁在慶歷間以詩名數百篇咸傳於世而膏澤峰居其一今神托是峰詩名聞於天下後世顧不偉歟

創建三元祠碑

郭見義

儒道之隆汙常應天下之治亂自秦漢以來其迹可考本朝承五季之後稽古禮文之事率為疏闊列聖相繼純用德教思得儒士而任之於是斟酌前代取士之法杜塞他蹊專尚進士昔人指此為將相科者非虛言也天下之人從風而靡三尺之童悉知肄習間三歲下詔被褐擕袂求舉於府若州者以數十萬計府若州考試之定其可舉而薦之禮部者尚數千計禮部考試之加

詳審焉第其可進以名上天子者不過數百人而已天子為之躬御便殿手執文柄乙夜觀覽然後臚傳於九陛之上釋其布褐而命之以官凡得與于數百人之列者已為難矣而况自府若州以至禮部以至天子之庭皆魁其選者其難易為何如自非懷奇瑰絶異之材淹貫學問而充溢乎文辭者其孰能與於此是以二百年間能如是者殆三數人而始平馮公則其一也公世為宜之龍江人從其父商宦遊四方公生而英爽俊邁氣

蓋一時翰墨蹊徑絕人遠甚幼寓試武昌而發解慶歷間始與羣士計偕禮部賦無逸爲元龜廷試賦蓋轉象天地是時朝廷尚聲律之學而公之二賦清婉瀏亮典麗遒密曲盡聲律之妙遂爲多士魁四方之人傳誦其文摸擬竊取乞靈假寵以雄長於詞林者不可勝數其後被遇三朝徧歷華要出入中外且數十年晚乃擢任政機引經斷國雖當全盛之時身名俱榮能如公者蓋亦鮮焉生公之後者想望風采孰不興景行之意而此

為父母之國墳墓存焉顧獨無一楹之宇以為邦人奠醊之地其為闕典甚矣今郡守李侯守柔為政二年郡務畢舉初議興葺祠宇肖公之貌而事之一日顧謂其僚郭見義曰吾欲為是可乎見義曰稽之古義則高密建鄭公之祠取諸近規則曲江立九齡之祠在人耳目皆為美談何為而不可於是卜地於城之東偏芟薙蓄翳築為墻垣為堂三楹以宅厥中雅有制度樸斲塈塈必堅必良氣象周密可為百年之計公像在玆凜有生

氣嗚呼懿哉他所未有也問費焉出則首捐所授之俸故應者悅問材焉得則市於積儲之家故辨之疾問工焉取則募夫末作之徒故從之易四境之內或未及知而祠已成矣既成而落之衆莫不歎息以為百年未舉之事而成於談笑之頃若有鬼神陰相之者自今以往殆有祟而無替來者必謁過者必式歲時必薦興事必禱如是而李侯之加惠此土可謂備至矣始平公名京字當世仕至參知政事宣徽南院使贈太子少師其行

事具國史乾道元年三月記

桂林顯震廟碑　王沆

縣西三里許石峯數十屹立對峙如巨公重容相與拱揖有廟巋然其間廟南數十步泉出於石壁之趾滙為車輪奔湧達於山下清凉甘潔冬夏若一邦人事神飲食必祭水旱疫癘禱焉如響求諸父老以為陳大建中神始顯聞於合浦所謂雷種者颶風之變於是賜廟額爵號不一而足本朝熙寧間旱禱而雨封威德王紹興

間冠嘯聚海上一夕風雷碎其舟賜顯震廟故自嶺而
南凡二十四州莫不奔走奉祀此其大略也前守王君
潢作亭於泉淳熙改元沆適到縣莅事之三日謁祠下
海印寺僧師範邦人李機輩請一新之始于季秋迄于
季冬進士李宗孟師邦人又請為題石予曰大哉雷乎
凡乾坤之闔闢陰陽之陟降莫不迭相為用颯然風油
然雲沛然雨發生萬彙鼓舞群動贊天地之造化巍巍
若是也故自唐以來州縣悉以春秋通祀以示不忘神

功靈德赫然著見其可以固陋辭乎遂再拜刻其事於石

堯山灕江二壇碑　　張栻

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内之山川山川之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烝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祀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夫山峙而川流是其形

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守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爲之雖百拜而祈備物以享其有時而應也亦偶然而已耳淳熙二年之春某來守桂按其圖籍覽其山川所謂堯山者盤據于東氣象傑出環城之山大抵皆石而茲山獨以壤天將雨則雲氣先冒其巔山之麓故有唐帝廟而灕江逶迤自城之北轉而東以達於南清潔可鑑其源發於興安與湘江同本而異派故謂之灕而以水媲之凡境内之水皆滙焉以是知

堯山灘江為吾土之望其餘莫能班也歲七月彌旬不雨禾且告病先一日齋戒以夜漏未盡望奠於城觀之上曾未旋踵雷電交集一雨三日均浹四境邦人懽呼稽以大稔伏自念山川為吾土之望而壇壝未立禱祀無所其何以率吾民嚴昭事之意用惕然不敢寧乃俾臨桂縣尉范子文度高明爽塏之地得於城之北疊綵巖之後隱然下臨灘江而江之外正與堯山相值面勢回環表裏呈露對築二壇以奉祀事為屋三楹於壇之

下以潄風雨其外則遶以崇垣踰時而告成乃十有二月丁酉率僚吏躬祭其上以祈嗣歲事畢徘徊喟然歎息退而述所以為壇之意以告邦之人與來為政者使知事神之義在此而不在彼庶有以致其禱祠之實且得以傳之於無窮云

昭州新立吏部侍郎鄒公祠堂碑

故尚書吏部侍郎鄒公諱浩字志完學者稱為道鄉先生而不敢斥其名字在元符中為右正言以直諫顯聞

初貶新州建中靖國之元入朝為天子從臣崇寧二年又貶昭州處昭凡四歲歸沒於常州其立朝大節載在史官播在天下固有不待紀述而傳者某獨嘗謂人臣不以犯顔敢諫為難而忠誠篤至之為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為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若公始所論諫葢亦他人之所難言而玫味其平生辭氣冒微一毫著見再位於朝憂國深切重斥炎荒凜不少沮至於病且死語不及它獨以時事為念方其少時道學行義已有稱

於世晩歲益爲中外所尊仰而公不居其成講究切磋惟是之從葢嘗從伊川程先生論學而上蔡謝公良佐龜山楊公時皆其所友也其任重道遠自强不息如此所謂忠誠篤至而進德終身者若公非耶故某樂爲天下後世誦之淳熙二年秋清江王光祖爲昭州道桂問政所宜先某告以道鄉先生當有祠盍圖之則應曰諾明年春使來告成且曰郡故有公祠紹興中守臣陳廷傑所建荒蕪久矣故其地卑陋亦不足以奉烝嘗按郡

城之西北有所謂得志軒者公所嘗游歴也下臨長塘曰木梁廣數十畞羣山環於前其秀曰龍嶽舊為郡士張雲卿之居公實名而記之棟宇今無復存者乃即其地為屋四楹繪公像於中門廡悉具又葺茅其下俾張氏之後人居而世守之敢請記某既為之説而且有感焉國家列聖相繼以納諫容直為家法人臣雖甚觸忤亦不至如前代加以重辟間有暫貶從者旋即復還且又進用俾得以名節始終顧扶持公論培固邦基雖有

賴於多士之助而其長養成就實非一日皆自列聖深仁厚澤中來也聞公之風者亦復有感於斯乎

三先生祠碑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栻即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師道之不立

故也凡所謂為士者固曰以孔孟為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没世窮年倀倀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所信慕者葢鮮間有號為推尊則又或竊虚名以自髙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為病是則師道

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為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某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為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將見人才之作興與灕江為無窮矣此某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某之所望又豈特於

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

静江府虞帝廟碑銘

朱熹

静江府故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澤之灣盖莫計其始所自立而有虞氏巍像在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二月今直秘閣張栻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圖像錯陳遑以淫厲則竦然曰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加無有遠邇降祠兹土粤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至於此弗圖弗葺栻實懼焉已事

則命撤而新之時又方按國典毀諸旁祀不如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兹役作治踰時訖事以告門觀嚴顯麗雜遝屏外朝内寢惟帝及二妃之神恭巳南面儼然臨之秋七月癸未侯率其僚奉承牢醴俯伏濯薦以妥皇靈肸蠁既通拜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爰及昆弟夫婦朋友是曰天叙民所秉彝失之毫分穹壤易位惟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於家仁敬於邦友弟刑妻取人與善從容鉅細各造其極

如規之圓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後世之為人倫者莫不取則高明博厚化育並流孰是遐陬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藏寅緣此邦獲共明祀兹率羣吏釁於新宮穆穆威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之神實臨照之於是三獻成禮神人浹和吏民駿奔咏歎興起合辭懇請願著名章俾來謁辭以詔無極熹竊惟帝之所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傳記所稱南巡不返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考證則皆罔

敢知惟是天理人倫之際帝之所以垂教後世者葢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敬篆而題之俾歸刻焉其詩曰

虞山之上灕水之滸誰修虞祀九歌韶舞有美張侯牧此南州懷帝之人答其祜休載瞻祠宇頽剝支拄明靈弗錫淫傲駢伍乃教綱紀乃吏乃攻乃堂乃基峻宇崇墉帝降不遲四門穆穆侯樂其成來饋來祝惟帝之德規圓矩方即物而則大倫以光爰自側微動植潛被恭

已當天雲行雨施惠於來世億萬斯年窮天博地峙嶽流川矧是卉裳舊惟聲教愀然見之興起則效于隆孝臣力其忠侯拜稽首惟帝之功

容縣思賢堂碑　　譚惟寅

淳熙十二年春作思賢堂是夏堂成思賢者孰謂在唐肅宗時則有若元結次山在代宗時則有若黄翊宏明在德宗時則有若戴叔倫幼公在順宗時則有若韋丹文明在宋建炎間時則有若王次翁慶曾思慕五賢者

其人也治容多賢矣止取五賢何哉治容固多賢而五賢者又賢中之卓然也吾是以有取焉耳五賢治容之實吾能舉其槩丹以訓耕織興學校貧民自鬻者悉贖歸之築州城十有三里開屯田二十有四所事見循吏傳結身諭蠻酋綏定八州翊殄賊寇悉復故地叔倫招懐夷落威名遠揚史臣大書不可磨也次翁慕元結為人取結在道州時乞免科率二奏刻之石其言曰庶不隳元子之政志尚如此治績可想也容州自貞觀初易

名繼陞為都督府置容管經略使重望高選授任宜代有其人宋朝置寧遠軍節度使雖擇親賢為使至除授守猶用五筦故事畀付既不輕守多賢亦宜然吾特以為五賢說者所謂出類者也以五賢名足矣又曰思賢者何昔詩人之思君子皆傷今之不古也明天子明燭八荒仁不異遠詔令天下德意昭然而吾民猶有瘡痍之未瘳呻吟之未息者守非其人也用是思而傷之猶可復見也古今不同事亦隨異古賢之事可盡行於今

乎古賢之事雖不可盡行於今古賢之心猶可思而得之也古賢之心一本乎仁故見諸行事則公施之于民以聽訟折獄則明以備畨捍患則勤以布敷王德則恭以出示教條則信五賢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所存之心斯可矣吾用是思其人求其心推為政術積為治行吾志也堂之東三房曰内省予衰而拙不能寡其過故省躬而自檢也西軒二其一曰延老見老者於此而問政也其二曰樂山因容山以取義也山高五百丈延衮

千里峻極髙厚正與軒對吾朝挹其爽氣而夕景其髙稜有契于心且以靜為德仁者之事也然此非得專有者後之人志與我同耶勿改可也其異耶改之無不可五月朔日率郡屬展敬於五賢致一奠之禮或曰盍記之乃書

四先生祠堂碑　　廖德明

紹興初侍讀文定胡公論奏二程先生學行而討故事從祀孔子廟廷乾道間復議雖不果行然先生倡明絶

學實繼孟氏不傳之統學者誦其書尊其道心誠慕之於是天下郡縣凡其生平所遊燕居之地悉置祠祀竊按圖志潯之平南縣舊名龔州皇祐元年太子中舍河南程大中公來為守二先生實從是時方冠則已聞濂溪夫子之學紹興七年州廢地始隸潯而皇祐距今亦二百餘年矣中舍之政幸存於家傳然問諸父老既無有能言之者而先生之得於濂溪所謂令尋仲尼顏子之樂者郡之士夫未能相與請焉將懼滅亡無以興起

其善心因請於郡相講堂之東隙地為屋馬合濂溪先生祠之既成率諸生行三獻之禮則皆進而請曰願有以紀其始作僕謝不敢走書新安先生之居而言曰三先生之道得夫子而益彰幸賜之教以勵南土而先生方卧家辭官曰吾病不及也二三子勉馬則有周子程子之書在夫天理民彝豈有遠近南北之間哉竊嘗因是而仰觀國家文物之盛雖嶺海萬里莫不建學而立之官師古者師嚴道尊而人知敬學與後世口耳之習

不相似谿周以來千五百餘歲而三先生者始並世而作推論陰陽動靜仁義中正以極夫天倫之緼發明四端五典良知良能使知夫人倫之不得以滅也剛柔善惡之幾體驗涵養之術始終本末備具條貫傳曰存則人亡則書是跨百世之師也濤幸而有先生晏遊之迹未知尊先生之學洗凡而破陋或者不比之恨而咎夫山川風氣偏戾之感真若有南北之不同者則亦過矣新安翁閒居幾四十年凡先生之碩德美行與夫精微

廣大而不得其涯者釐析訓詁敷暢厥旨燦然如繁星

麗天無毫髮遺憾竊嘗同諸君論習者二年于玆矣今

又辱賜之言夫由三先生之學可以明下學之善而窺

太極之緼上繼乎洙泗之風其孰禦焉而不為之也諸

君幸勉之則此祠之立所以寓其師敬之意云庶乎其

有小補不然則彼之咎夫山川風氣而累此郡于數千

百歲之心者雖謂之他山之石亦可也於是州之士拱

而謝雖不敏願以子之言為戒請勒之石遂為之書祠

以淳熙十五年十有一月作知郡事韓侯邈實始謀提點本路刑獄事趙侯指遜實佐其後明年已夘十二月朔旦從事郎潯州州學教授延平廖德明謹記

宜州黄太史祠堂碑略　楊萬里

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毗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亦抵之罪館於戍樓葢圄之也卒於所貶饑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于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

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投足以授小人之資也哉夫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惟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觀之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饑餓窮死之地今乃為騷人文士顧瞻鑽仰之埸來者思而去者懐而所謂太守者猶有臭焉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得罪奚患焉

馬刺史重修五賢堂碑　　失名

南容古粤地舊隸交州貞觀八年改為容州迨今六百

餘年矣刺是郡者未嘗乏人惟五賢為稱首豈非鳳凰
麒麟世不常有所以為嘉瑞也歟唐肅宗時有元結次
山身諭夷酋綏定八州代宗時有王翃宏明出財募士
與賊鏖戰悉復疆宇在德宗時有戴叔倫綏徠夷落赫
著威名在順宗時有韋丹文明興崇學校教民稼穡仁
化盛行我朝建炎間有王次翁慶曾思慕元子刻其遺
像以便觀省蠲免科租刻石猶在是五賢者豐功實德
著在青史盪人耳目豈易得哉容去朝廷極遠分符而

至者類皆因循苟且其能興利除害景慕先哲者百無
一二唐元子距建炎中二百七十餘年有譚公出焉由
譚公以來二十年馮公出焉寥寥六百年間五賢之堂
雖創于譚但止用小碑列位寘於壁間欽慕徒勞實則
未至未幾頽毀尺椽寸瓦無復存者經政恬不介意我
公既至念其湮微鼎而新之望其像以祀之信夫賢守
不易得如鳳鳴朝陽麟遊郊藪為治世之嘉瑞也抑嘗
聞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為未足又尚

論古之人誦詩讀書如正考父之慕尹吉甫司馬相如之慕藺相如其志向超然企慕於數百載之下得古人尚友之意可不深嘉而屢歎耶公盛年負倜儻英鋭之氣言天下事三相以薦賜對孝宗朝頗嘉納今觀寓忠錄四十九篇其言精確無不切當自欽倅滿得入對復頗嘉納論蠲海蜑之丁罷擾民之科乞復白皮鹽塲興利除害求之以便民者念念不忘上可其奏悉罷行之抵容下車之初創造郡學勸課農桑有古循良吏風比

之五賢實相伯仲故并述其大槩而記之使後之為政
者知所以式刑也嘉定元年冬日之吉記

楊先生祠碑　　伯温

嘉定四年八月埀杪廣西計使寶謨先生楊公年七十
八矣以行部南州舟次于象之鳴珂下感疾終焉甲戌
之秋伯温被臺檄承乏攝州事州之人士語及公故則
齎咨歎息不能止且來諗於予將欲建祠堂祀于鳴珂
予因訪鳴珂則去州七十里茅葦瀰漫虎狼交午非置

祠地因與諸生謀所以祀先生者宜莫如學宫乃命學正徐君置龕求像奉祀先生於學宫之東室焉既成涓日率諸生行釋菜禮以揭虔妥神且推原先生之出處行實以諗諸生曰先生諱方字子直世家玉融其先因仕宦從居臨汀先生實生臨汀後嘗寓贛臺今則為廬陵人矣先生弱冠為名進士仕宦五十年為賢大夫中間或起憤大率閒居之日長而從宦不過僅歷寒暑耳當行部日天時方暑僚屬具為公言者不當暑行公曰

臣子義無避難吾是行雖死無憾也竟以是卒卒之日惟永嘉周勉明叔在旁以古禮素布殮且以文祭有曰先生其生長貧其死寡殮讀者悲之先生之卒海内知與不知皆為悽愴太息甚者流涕自俗學日勝士以文失已以說陋經以傳溺志先生病之於是作學戒一卷揭無言之教以示學者雖詞微有所激而切中俗學之病有補多矣竊謂禮經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又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祀於瞽宗今

先生經為世師行為世表又�事野死皆應祭法象之人士又皆𪗴嵤歎慕則置祠像於學使邦人有瞻有範詎謂不宜伯温生後居甼晚方登先生門盍嘗竊聞緒論於是謹述先生行事與建祠顛末圖辭載石而繫之詩詩曰

萬波沄沄金石獨止雪壓天柱蟠松不死允迪楊公稟性直剛有揭其時萬夫之防經以為航義以為楫由洙泗源上遡往哲列聖煌煌四壯騑騑所欲不存如布衣

時天生巨賢弗卿弗相秖與後人瞻拜圖像彼哉好圖以道靳清竣者尚衆豈無正情于駟西山亦各有志匪蹟于時曷令厥世郎非無位耆非無年惟伊人斯孰使之然有問何處曰古遺直頎瞻德容自各巳釋令公巳矣愛莫起之高山仰止誰能巳之維故經師沒必祭學爰舉彝章式昭後覺

重修二妃廟碑　林　岊

二妃堯女舜妻也古之記禮者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葢

二妃未之從也二女見於書二妃傳於皇甫謐當以書為正天有四星妃象也堯以二女妻舜而授之位兹其為妃匹也然舜攝位行政廵四嶽矣命禹之後高拱穆清又廵蒼梧之野何耶舜之葬蒼梧與否二妃之從舜與否皆不可知而舜嘗廵南嶽則南方宜祀舜今在在有舜廟二妃生於聖人家克配聖人流澤於中外輔佐精神通於覆載廟祀維舊楚曰湘君秦曰湘山晉曰虞帝二妃唐曰黃陵而零陵之湘源又有廟焉韓昌黎柳

河東所述其文偉矣湘源今全州也廟貌堂基屹然湘岸之北出城南百步許維舟三十六可抵祠下春秋祈賽豆籩笙鼓告至告去曰雨曰暘唯是修廡崇扃有俟斧斤丹艧者𡷐為州明年召匠掄材次第興繕辨方啓闔闢地東西增其髙明復其寛潔非人實能惟神永隲田穀屢豊舟航四達爆牲椒醑不勞致禱非人實私惟神罔斁廟既修矣諗於士民曰若知二妃所當祀乎夫舜居深山堯聞聰明使子事之二女女焉二妃以事父

之心事其夫內行彌謹可謂賢矣夫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夔夔瞽瞍亦允若二妃以事父之心事其夫之父母嬪行婦道可謂孝矣帝子之貴能賢且孝百世並祀不亦宜乎江流滔滔晝夜不息沿湘上下廟而祠者相屬游而尚德也𢬵沖漠隣泰初揭古道勵來俗余與汝邦人其何敢怠衆曰然紀于石

七先生祠碑

嘉定八年春上丁葴祀先聖暨兖公鄒公而下七十二

子既祀學以故常告曰宜祀七先生州刺史柳氏濂溪周氏明道程氏伊川程氏横渠張氏南軒張氏晦菴朱氏毌視其醴餞躬其拜伏退而曰未稱語郡教授謝興甫祠當於省牲前一日告祭先師義也自周學校詩書禮樂之官以春夏秋冬各設薦餞酌奠於先師葢取有道有德者生而資其教死而為樂祖以祭之鄭康成云若漢之髙堂生制氏毛公伏生皆可為也漢以來祀先聖凡舍菜之畧浸不復存而舍奠之僅存既無迎尸鬱

灌之盛樂舞又獨行於京師四方有不徧舉幣爵牲俎秩秩具嚴及他祠非專也罡既訂其序迺述七先生著祠之由夫柳先生倡古文之師也周程三先生明太極之師也文至五代陋矣宋興治化趨古人文復古儒先相望柳先生首探易詩規姚姒推孔孟宗韓倡尹穆歐蘇成一家言有自來矣柳於此州公餘擇勝有讀書遺迹其雍熙時鑑輿深勤正道古文亦古也學者宜師易之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性自誠而明夫教自明而誠性焉安焉聖也復焉執焉賢也周程先生之學本此學者宜師横渠先生學出於禮而東西二銘與書並傳南軒先生論仁與敬師友淵源根於踐履晦菴先生語人以先究大學次第乃語乃孟乃識中庸之旨其發明周程之奥非苟知之又皆學者所宜師師而祠先事斯有儀矣抑吾湘學者日趨先聖之庭若節春秋不懈益虔而登堂講誦目擊七先生之祠尊其所聞探本窮源成

性存存之功繫是矣祀云祀云醴饌云乎哉拜伏云乎哉

柳先生祠碑 宋建以祀柳開

徐次鐸

全自石晉天福中升置為州歲久歷長部符為諸侯者不可徧睹其間以理行顯名長老之所傳道亦時見之今祠堂獨以柳侯著錄柳侯積階為金紫檢校至司空秩冠御史大夫勲曰上柱國爵都河東縣伯食邑九百戶十典方州名傳國史皆略弗書者何尊斯文也文之

時義遠矣大矣大而充塞乎上下四旁之宇遠而包羅乎古往今來之宙總攝體用惟聖惟賢達則經緯天地開立人極窮則筆削六藝著書立言故循循四教文據其首聖門四科叅以文學夫子樂天自任惟曰未喪斯文顔氏優入聖域先由博我以文賜也達乎性與天道亦必自其可聞之文章葢曰文寓乎道相為表裏文純乎道乃可傳遠苟不貫道其不與草木俱腐者幾希粤自素王絶筆文體漸虧西漢及見先秦古書故其辭多

雅馴義尚典古自後一統全盛稽古右文惟唐洎宋唐沿江右駢麗之習更王楊盧駱四傑燕許二公凡一再變至昌黎韓公然後粹然一出於正而近乎道宋承五季骫骳之際歷仲塗及穆伯長王元之蘇子美諸子亦數變至廬陵歐陽公然後混然大成而離乎道不遠竊嘗推跡宋興斯文盛衰之變以為柳侯之文自我作古續韓倡歐實為大輅之椎輪路軗之發軔也示始正本羌有所由況侯治全功行至今耆耋懷思春秋奉祠列

於學宮又其築室讀書名與山等譬之南國之愛棠桐
鄉之奉嘗是則叢祠鼎新文焉可已故復推廣林侯之
意以詔後人嘉定十三年秋月記明正德間重修顧璘有文不録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三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貢生臣黄譽

粤西文載卷三十八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碑文祠廟
晉都督祠碑
元 費一枝
陽朔白沙村諸葛氏之族乃南陽孔明之後裔也昔孔明忠事兩朝功葢三國厥後子孫英豪繼出仕宦顯達至晉時裔孫諸葛齊嵓仕晉帝本忠誠帝夢葛藤繞殿

乃疑之委任廣東及致仕遊於廣西見白沙村地可建宅乃居焉既殁子孫葬祖律郎立祠宇廟貌巍峨神像儼然可敬可畏歷歲已久歲月不可得而紀述近於宋端平間生文庚以書經領壬子鄉薦擢丙辰進士第任欝林太守期以鼎新其廟未幾卒於任此議遂寢不幸遭甲子兵火人物流離孰顧斯廟有定和等念祖宗之祠宇傾頹乃率衆而新之雖未及前代之規模處時之艱亦喜其能存告朔之餼羊以垂後爾嗟夫世道循環

如輪如雲衣冠禮儀終不泯滅况明賢之後代不乏人必有能以意逆之復昔日之氣象壯觀其祠宇者是乃祖宗之靈而亦定和等之願然方向之良年月之利前後厥不可易故刻石以為記云

南寧府城隍廟碑　張良金

邕州城隍廟剏立於郡治之右規模雖小地勢高大蓋依乎城之址為之所以重建者會至元壬午之水災故也邕接交蠻谿峒之地衆水皆在上流近州四十里合

為一江始深濶浩瀚直透海道邑字水在邑左由是得州之名自古及今常以水患為苦傳聞水至大者莫如宋嘉定己巳然猶去城六七尺獨壬午之水何為其甚也一日而没岸再日而浸城郡侯憂在生靈急命杜塞城門填築溝洫無罅不補靡神不舉幾日雷怒雨注水乃穿竇而入裂地而出一郡洶洶如遇兵寇戊辰日丑初寧江門水灌城奔如長鯨湧如潮頭迅湍激濤環走四向觸倉庫突寺觀翻屋廬民有奔命而上城者皆可

幸保守家者俱無所逃城隍廟本據高地水毒所逼四址亦潰刼水為虐固如是哉壬午後雨載息首飭城隍廟堂殿神像一一鼎新諸寺觀廟宇亦次第整葺豈非大變革之後否去而泰必來邑之社稷蓋迎大元氣數而復振立者矣良金邑人也目擊此水心駭是變故因記重建一事而備言之聊使後人知其為壬午事而巳

重修融縣城隍廟碑　　趙鵬

融州昔號東寧郡郡有城隍廟不知昉何年至元十四

年丁丑歸大元職方廟宇凋弛神像淪缺有土有民者
閒一詣祠庭惟時有旱乾則督過甚苛既而年穀屢豐
民無疵厲恬弗訾省其所從神亦弗自以為功由是閭
巷之祀寖稀庭草蓁塞迺歲丙戌春正月下澣營婦潘
阿龔夜被偷兒負其貲去龔黎明告主將主將導之跪
伏於管軍總管府管軍總管宣武將軍恒山蔡公榮愕
眙久之遣百户殷必勝諭意於神主者曰千里之境官
職其著神職其幽日用飲食徧為爾德今城境宵有竊

寇且距神宇不遠伊邇神必潛知之當期三日倘有以發其狀使此寇就吾擒則當再新祠堂重飾肖像以重明神之靈不爾將有辭於神神不容逭其責矣居三日偷兒王六二果執獲贓咸具一郡驚歎神物之靈驗有如此者公之敬神如在感神之貺如響斯答乃率同志鳩材就工撤廟貌門廡神像而一新之所以新邦人之耳目使知神明之在上而不可欺也僕得於親見為之助喜謹秉筆大書以遺方來因作詩以頌之使歌以祀

神其辭曰

貽哉神兮吾城隍廟祀欽倚幾星霜邦人有請急勵勷祈雨而雨暘而暘歲乃有秋屢豐穰舉頭咫尺近天蒼蒼天罔忯神所張宇宙上下維而綱聰明正直赫洋洋誰歟感頌志不忘神亦怡然色而康公新斯宇羞牲觴於粲荔丹與蕉黃永永香山同心香自今簡簡日降祥我今作詩貽樂章共徼神貺千年長

歸復唐帝廟田碑　　郭思誠

桂林東十五里有山嶕峣綿亘百餘里名曰堯山泉源混混溉灌尤博山土渾厚為桂重鎮而陶唐聖帝之廟在焉然陵谷變遷廟貌斯壞逮皇慶壬子本道憲副鄧陽余公璉宣慰使元帥頟森布哈公復葺之尋亦荒廢至元乙亥余叨長廣西憲幕視事之初敬謁皇廟因覽本廟田碑記乃南軒先生之所立者詢諸耆宿曰故宋經略司官僚朔望行香以時祭祀贍廟有田三百五十八畝坐落靈川縣白石潭高建莊歲收租米二十三石

後廟壞田荒半入禪寺半入路學至今租無有經理者遂録碑記白諸憲府官長俾本縣尹竺從善諭僧詢佃歸正申路令郡侯永昌馮公夢弼貳守春臺王公琮檄學除租悉以還廟管業仍命所司因田之塞隘者闢而廣之咸如古迹政暇邀憲府官暨僚佐掾屬涓日致祭禮畢僉曰租既復廟貌卑陋是豈棲帝堯之所邪始經營鼎建以揚神休廟成有日敬以田之畝數租米之石數歲出納之數刻諸堅珉永藏祠祀嘉與邦民同迓咸

熈云

靈濟廟碑

黄裳

興安靈渠自史禄始作以通漕既而漢伏波將軍馬援繼疏之唐觀察使李渤始為鏵堤以固渠作陡門以蓄水而防禦使魚孟威復增修之更四賢之勤歷秦漢暨唐而後其制大備以迄於今公私蒙其利葢千五百有餘歲其致之者漸也皇元至正十三年之夏山水暴至一旦而堤者圮陡者隤渠以大涸壅漕絶溉而向者四

賢之勤千五百餘歳之大利蕩然矣有或興役而塞踰二年輒復壞於是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唐兀公悼功之不成憫民之重困悉發近歳給禄秩錢五千緡付有司具木竹金石土穀募工傭力而命靖江路判官王君惟讓涖其役憲使張君文顯專督之羣材委積庶民子來時維秋冬之間積雨濘溢畚鍤難施二君承命督涖懼弗克稱周詢有衆得四賢舊祠於西山之地則相與匽鄉籩幣而請禱焉熖裸未終而雲日開朗役者

築者斵者礲者甃者手足便利無有所苦併力丕作於是鏄陡之制加於初漕漑之利咸復其舊矣比竣事二君圖所以答靈貺者顧廟貌窳陋不稱神棲既歸復命具以故告公曰神昔勤渠利茲復相予克纉舊績休嘉駢應宜有降報惟增飾祠像肇置土田庶幾神民永久有賴惟二人其卒圖事二君諾則經營撤潋為新易卑以崇廡陛有嚴門堂有秩像設如在精靈炳㵎民吏具瞻罔不祗肅命之曰靈濟之廟乃計財用得羨錢二百

七十五緡買民田十有八坵歲收米若干石舉祝史梁康叔掌之以奉晨夕膏薌之費府僚合議辱徵裳文將刻石廟門以著不朽切惟嶺南之民好祥瑞侈祠宇其俗固矣惟兹四賢其生也於靈渠之興能合智以創物其没也於靈渠之壞能攘患以庇民是在祭法所當祀者豈與他祀比哉廟作於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成於六月甲子公之爵里名氏已見修渠記其供億受事之人與夫食貨財力田畝之數則記於碑之陰云

帝舜廟碑

劉傑

帝有虞氏之德之盛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人無能名惟是南廵以來重華所被瀟湘之虛粤嶺之南所在有祠式昭毖祀祇答靈貺桂林城陰虞山之下故有帝廟肇修于唐觀察使李公昌巙文之者禮部郎中韓雲卿宋經略使張宣公載新之而齊國朱文公一記且與虞山爭高焉元一六合百年餘列聖屢詔帝祀攸先所司固陋莫克稱旨嶺南監憲今湖廣平章唐古公額爾濟

訥至始起宋季之廢而廟之廟故有田以工計者百圍以畝計者八十有三歲久牟没廟緣是廢公廉得實命所司訪故址模崖刻既徵前聞益信乃先正典歲租之入會城桂未遑廟至正二十年冬城成捐俸規材庀功拓故所剗菅蕪而宇之其明年春傑寔來以帝人倫之至若稽禮度廟宜如校宮則為前殿後寢左右賓序應門靈星門繚以周垣直南加甃其涂旁樹之松又因廟之左故有亭址而亭之起是年之冬十月畢二十有二

年之冬十月望之蔚然前是未有也殿貌帝袗衣南面五臣禹受禪不與皐稷契益咸以次端委侑坐二妃像諸寢殿又範銅為祭器凡九十有九今年閏三月三日告成行釋奠禮公與憲僚以次三獻其常祭則有司涖之焉嗟乎地之廢興有時廟之成毀以人由唐而宋迄今歷幾興廢矣而美之以宗廟富之以百官必待乎公得非山川之氣鬱而當舒故出作興其人俾爾民觀像思德復還世道於雝熈也哉規模遠矣是舉也傑與其

事故摭典實而記之明正統三年重修陳輝有文不録

鬱林節義祠碑

明　趙天鑑

夫曰忠曰功王制宜祀所以勸臣工而旌淑類也鬱林郡僻在邊陬觀風者麟節罕臨而忠功之士不聞於九重者居多籍守土者匡其不逮設祀典以垂永永匪私也一好德之彛耳宋德祐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元人命齊萬户者齎詔至鬱林諭提刑鄧得遇等降得遇叱之去陳知州竊郡符造轅門受節制元以僞守譚道福代

州事陳知州同萬户謁鎮國以上秩遷時南流尹曰陳應者偕舉子曰全起鰲曰梁彌遠者興義兵一千人三入州城與道福巷戰敗績起鰲彌遠死之應子身出萬死中奔提刑麾下合謀倡義檄近兵三千人搆雲梯五百道乘除夕昏甚五漏下柝稍息一鼓登城殺傷邏卒以百計倉卒間震撼山谷道福聞急墮戍樓下遁去鄧提刑疏其事聞於朝勅授應藤州知州德祐二年五月初五日元兵大至鄧提刑度時勢莫能支具冠服東向

辭宋帝畢書於座曰宋室忠臣鄧門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遂投南流江而死應亦易名削迹莫知所終吁鄧公之忠載於青史秩崇故也陳公之功寂然無聞秩卑故也予下車初聞邦之耆舊尚能嘖嘖道其事予心惻然興懷悠然遐想縮日費鳩異材構祠於南流之滸匾曰忠功俾有司春秋祠之以為世之人臣者勸鄧公諱得遇字達夫號肯堂邛州人由進士任今職陳公諱應字伯順號竹村白州人南流尹復城有功擢今職洪

武三年八月中秋日立

全州柴侯廟碑　　祝禹圭

按侯姓柴名崇麯鄉貫莫詳自李唐時歴仕守河北邢州後聞湘源覆釜山有聖僧號無量壽慕其道行來從之遊僧稱之曰柴君今經中所載柴君是也及既入滅忽積雨暴漲溪水湍急有大木自覆釜山湧出下陂江已而泝流復上五里夜聞空中有聲云吾是柴君欲於此建廟鄉民以其木刻神之像方剷削間俄會一巨人

至身長八尺髭容秀偉舉右掌而言曰昔黄河隄決傷人害物吾引此掌向黄河鼓衆則洪水遡流與民興利除害此掌之力吾不忝受金章言訖忽不見鄉民遂塑其像立廟祀之號紫君祠春秋祭賽祈禱如響宋初州境有寇侯現神兵列城壘前由是望空奔潰紹興元年孔彦周曹成犯境侯復顯化如初賊懼而退水旱疾疫有禱必應惠及鄰封數千里之民實懷其德宋隆興元年十月勅賜顯祐廟額嘉定十年五月勅封威信侯本

朝洪武五年夏五月大旱知府張復詣廟祈禱甘澍隨應復又請乞令本州官每年六月六日致祭以答神貺廟有二始創於大陂其在廣安門外者則其行祠云正德間重修顧璘有文不錄

于忠王廟碑

李源深

王姓于諱向字仁忠漢御史大夫于定國後歷宋及五朝俱為大官族姓繁衍曾祖諱頔唐德宗朝官至山南節度使祖諱達邕州刺史因家臨桂之西鄉父諱朝以

富豪甲於鄉里某年月日生王王未生時母龍氏夢上帝遣一黄衣使者捧仙桃五顆立命食之食其一而驚寤因有娠焉王生三歲始言八歲學書能文及長形貌魁偉力制奔牛人皆以為關張流亞未及仕父母俱殁泣血廬墓以至孝聞後値唐室衰微南詔盛强羣蠻結海内鼎沸王奮然起曰王室有難邊境不安于之先人食唐之禄可坐視乎因糾合義兵三十餘人助節度使高駢擊破南詔撫定交趾寇賊屏息駢因署王為牙

門將未幾奏為本州團練使後駢以冗冦無功攺由羣

下王亦歸黄巢復冦嶺南猺賊嚮應侵逼州城官軍失

利王率兵與戰於邑之都郎山口凡七日賊屢出屢敗

王遂引兵深入大戰於洛陽坡後兵不繼而賊以數萬

人圍王數重王下馬挌鬬殺賊尸平淵谷賊平王亦被

傷卒軍士痛哭百姓流涕遂相與立像置祠於其地歲

時奉祀事聞於朝以功封為都其公與夫人王氏子靈

山女寶霞俱配享廟庭時僖宗乾符五年也厥後民間

凡水旱災疾禱之無不立應至宋南渡疆土日蹙理宗末年雲南以西咸屬於元及隴蜀既破江淮警急國用兵力惟資兩廣民竭力血戰存舊城立趙氏凡出兵破敵未嘗不禱於王之廟王則衣紅袍乘白馬耀金甲麾虎旗陰助其勢軍士嘗臨陣見之故兩廣之地元兵不能下歸附最後則當時捍患之功孰非王之靈哉咸淳五年朝命加封王爵夫人王氏封為善慶夫人嗚呼張巡堅守而唐以中興岳飛力戰而宋業復盛今王惟僻

在廣海不居形勢之地故身歿王事而史失其名然功蓋當時血食萬世則天之報於忠義亦厚矣予繩祖父之業擢進士科來貳玆邑即擇日具牲敬祭於王見王之祠宇煥然一新詢之父老俱曰近以猺賊猖狂大軍征討道由玆邑都督韓觀即祠下而禱焉兵果大捷凱旋之日是新厥宇因問及王銘狀咸曰毀之久矣明日録其一二來謁余觀其辭語龐而事左使王之豐功盛烈泯没無聞深可惜也因檃括其辭撮其大概以圖銘

於立言君子云

潯州思靈山李御史廣祐廟碑　黄潤玉

神靈隱顯廟祀之隆替繫焉葢神體物而不遺大而天地物也山川社稷亦物也小而至於動植器用亦物也一神必有一物也矧人而靈於萬物者乎人物生而正直其神必剛死則神不散不昧顯其靈以福生民民從廟而祀之旱澇神乎禱厲疫慼斯應民㱡神惠乃白之於朝或得請則錫寵爵賜顯號血食於土綿歴千萬載

不泯然神無方其妙莫測時乎顯則顯時乎隱則隱故神之隱顯祀之隆替莫不有數存而隆之顯之又有待乎人此神必人之依而行也古潯思靈山（思靈一作思陵）郡望主山也左跨黔水右絡鬱川黔之流經牂牁鬱之源發交趾兩川包絡萬山委蛇千餘里至潯而會流於山麓之下則茲山支脈來自西蜀宜其氣勢雄拔靈淑斯鍾而神妥宅也郡有西山廟即思靈山明達公神祠也神唐人李姓廟舊有碑燒裂霜剥名德莫詳吾知神生為

御史必剛直也沒而廟食必靈爽不昧也故時顯其神隂功溥施則有王公侯爵之累封而華衮而輪奐祀斯隆也時隱其神潛養厥真則有山貐野燒之交毁而瓦礫而蘭艾祀斯替也時復隆焉此姚駕部繕神宇於有宋張通守奏神功於前元麗牲有石前後煥映不可磨也曩者峒猺奔潰燼祠宫守土者久莫之顧民用弗寧閭有竊斷礎者神殃之且附之語云平猺有日吾將復宅於是竊者亟輿礎置故址乃以正統三年冬總戎征

蠻將軍安遠侯柳公溥來鎮八桂十月壬子會按治侍
御史公洎藩臬守臣謀知大藤猺獞將軍曰是寇不可
緩也已且即咨參將田公往征之大兵至潯建牙於思
靈之西麓既布令列部獻俘羣酋納欵若有神相之者
矣詢及父老允符竊礎之言於是掄材陶甓闢蓁莽而
宮之歲於二月甲戌梁棟既飾白其事於總戎公請紀
廟祀興廢所始寫之琬琰以明不誣龍非淵弗宅淵非
龍弗靈今山之靈與神之靈二靈相符威光烜赫必能

陰縅猺寇清掃瘴氣使潯之人永永是賴則參將公今日隆顯之意非有以媚神實所以徼福於斯民也先時祀必在三月二十有二日士女駢集爭獻牲幣蓋以神誕在咸通九年之是日也四明黄潤玉因作頌禱神辭俾潯人歌以祀神於無窮焉辭曰

神誕兮春陽牲幣兮敬將肅初奠兮鬱鬱神來格兮洋洋紫蔗兮蕉黄菹春韭兮脯鹿肪肅再奠兮桂酒神來歆兮皇皇炊有餅兮飯則抗秫膳有牷兮魚則鱸魴肅

三奠兮椒漿祀神壽兮無疆歲祀兮有常神遊兮無方他方之人兮匪神弗臧時顯時隱兮無違我邦福善兮有慶禍惡兮斯殃障南寇兮毋窺我牆驅厲鬼兮毋疫我鄉相耕桑兮時雨暘千倉兮萬斯箱叩天閽兮乞天章昭祀典兮永永無忘成化初重修陳宣有文嘉靖間重修王貞吉有文俱不録

全州城隍廟碑

周健

余自栢臺以言事出知交趾下洪未幾改遷全州視篆以來事有廢弛者勉力舉其一二獨城隍廟歲久蠧壞

其梁柱欲一撤而新之顧材木工費浩穰恐復勞民恒念於懷夙夜弗置適正統己未歳冬十月丙子朔俻別駕何公瀾詣廟謁神見其棟宇勢不能支乃謂別駕曰斯廟一壞神無所依人失瞻仰守土者寧無愧乎將若之何別駕曰方今農隙民力可用於是鳩工庀材一去其故惟新是圖民皆相勸樂於趨事始事之時縛架甫就卜以來日上梁而雨雪不止立者股栗或欲余易日余弗應明日謁廟設祭饌未徹而天霽日暖人皆忻然

事方畢雨雪仍舊咸曰非神力不致是也既越月告成雄偉高爽不華不陋圜以周垣扁以外門深嚴潔静足以安神棲矣仰惟聖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立城隍廟歲五祀之正祀則於春秋二仲合祭於風雲雷雨之神其專祀則於三月清明七月望十月朔迎往以主郡邑之厲祭典之神惟城隍之神倍之又始受官之任必先告誓於神然後視事然則斯廟實世所重焉可使其荒昧而不飾邪故余欲一新之不惟人懽趨事神且祐於

冥冥之中誠如影響之相應者無他神人一理有其誠則有其神神之顯應衆所共睹豈誣人哉昔韓昌黎記羅池廟柳子厚為神靈異動人耳目昌黎非喜言異有其實不得不言爾遂為次其事用鑱諸石庶人人知所敬畏而不敢忽力維持之與斯郡相為悠久不亦可乎

征蠻將軍山公廟碑　陳演

受鈇鉞之寄專閫外之權者世非一人未必皆副上命而得民心也蓋副上命在乎才足以制敵而有功得民

心在乎仁足以及物而不忍二者兼備然後謂之良將焉良將者才之全仁之至功答萬乘澤被生民其存也人心仰之而無斁其没也人心慕之而不忘不作廟祀以奉之何以寧人心之仰慕哉僉右軍都督府事山公雲世家徐州留城乃考青洪武間征伐有功官至都督府僉事既終公克紹前烈勞勤不怠宣德丁未秋欽奉宣宗皇帝勅命授以征蠻將軍印守鎮廣西下車之日正己率人禮文職之賢嘉武官之勇衣服不尚華采飲

食不厭菲薄嘗遣將士出幹軍務令左右密隨訪察之恐為有司擾由是承使者秋毫不犯郡縣肅然又嘗號令部伍有詐科士卒一錢者處重罪營堡之間各知守法軍民均受其福矣每出征伐預名諸將指授分擊之處畫以奇策沉謀獨斷之出如燭照龜卜而不惑連歲親征雖深谿險峒所臨無不慰服初勦永淳綠羅峒次忻城次馬平皂嶺三都次平南葫蘆次柳城上油峒次遷江上林八寨等峒先後馘寇六千九百四十皆毒民

敵軍者獲擄去良民子女千三百八十有七即放寧家又憫武宣瘴癘陳改邑之事擇地建城軍民得所又城馴象河池遷江陶磕鑾石增崇其舊實為永圖宣德癸丑春公遘足疾坐運機謀選能委任出征思恩安定再征馬平及戍守柳慶潯梧都帥魯公義田公真許公輔謹如成算未嘗妄殺馘强寇三千二百六十有九獲回良民子女九百八十至於興安等邑猛虎噬人所獲二百九十有四七源等州土官歸附家屬三百七十有七

是猛獸害人者旣除遠人聞風者自至公之宏才深仁何其至哉由是聞九重乃陞公同知右軍都督府事賜以紅錦羅衣未幾再陞左都督加賜白金綵幣自宣德壬子至乙卯奉勅書褒奬凡八焉姓名烜赫日月同光恩寵深隆山嶽共重自昔征蠻之將未有盛於公也惜乎經營未倦壽考云終時正統三年歲次戊午孟冬十月九日也嗚呼公雖逝矣公之功德則不得與之俱逝人心不死公亡猶存思思太守岑君世守邊方佐公威

武輯寧疆塲民安盜息伊誰之功歟公之没也思慕不已乃伐木鳩工建廟於城之北以祀之正統十年七月十五日落成棲公之神翌日奠獻如式來徵碑於余弗辭敷暢其實適方伯揭公按臨慶遠余乃白其事兼呈所撰文以質理之當否揭公覽而謂予曰昔羊叔子督荆州既没襄陽人民立碑歲時祭享望是碑者皆為之墮淚山公良將也持心操行始終如一遺愛在人心思慕不已必立廟以祀之葢與襄陽人民奉叔子同意也

況祀典禮文所謂勤事捍患者公有矣以之血食茲土豈不宜矣哉余乃拜手稽首而銘曰

有明聖人萬邦之君統馭六合海宇同春惟此炎荒猺獞莫馴攻刧鬬暴流毒於民一旦命公來靖其兇公秉丹衷竭職戳忠親率三軍如虎如熊抵穴臨巢電掃雷轟鬼斷神謀餘孽罔留伸民之怨復民之讐民婦子女歸還父母鰥寡孤獨咸得其所兇惡既平良善以寧婦織夫耕胥慶其生十有一載公其永逝功德在人久而

弗替作廟祀公荅公之功公櫬歸徐公神在空勿謂不至如水在地念之在斯敬之在是嗚呼惟公正直生為良將死膺廟食願祐生民願扶社稷於斯萬年永歆常式

忠烈祠碑

胡拱辰

忠烈世道之大閑表忠褒烈政典之大要享報忠烈祀典之大端是故君臣大倫也人孰不知之非忠烈鮮能盡其道盜賊大蠹也人孰不知之非忠烈不能禦其侮

臨患難以決死生大節也又人所易知而易言者也使非忠烈又何以處之而得其正哉求今之世能徇忠烈以得死生之正者葢有鬱林陶公成焉我國家承平垂百年維南州郡咸不識兵革正統己巳歲盜起括蒼括旁郡邑四近民物無完地為之上人者挈印綬束衣履奔走導民先不暇豎㚒手為障礙比比皆是也時公為浙江憲副提士旅問禦寇所在僉曰是在蘭溪公即往駐其衆四周樹柵以固民心激勸部屬以壯士氣上下

遂安漕積糧餉以足食堅利器械以作勇嚴謹防守以制衝突蘭之東西北為郡若邑尤賴之安或設伏險隘或張威四出或窮追遠赴軍聲大振公以蘭溪有恃矣而武義又蘭溪屏蔽廹近賊巢撥拔根株最為先要廼進其地柵其城如蘭溪而凡警束計慮尤為過悉復陰結賊首葉仁入殺賊酋黨數百生擒百餘撫降三千餘賊計窮遠遁久之復聚黨來攻城且先以其徒十餘詐為鄉民負槁匿城中期焚柵為内應而賊報外急公驅

兵出擊之兵方接而城柵火起衆遂大潰公獨率數十人奮鬬不已遂遇害賊退求公屍得之士哭於其營民哭於其家士大夫弔哭於途於官有司以事聞朝廷賜祭公仍贈公布政司左參政而又官公一子白魯先是蘭人德公嘗作忠烈祠以祀公矣鬱林爲公鄉郡僉謂公之忠烈已埀休於他郡必當作式於鄉人作式著休非祠不可御史大夫崑山葉公盛時廵撫兩廣聞而是之且謂非祠無以昭寵光埀勸典公遂命吏目清遠黃

安作祠曰忠烈而廣西憲副春陵雷公復督其成祠成而堂廡清穆像設儼然迨落成而精誠格孚靈爽如在或謂公生忠於滅賊以捍蔽一方賊勢因之歛戢馴至於就擒以寧謐全浙未必非公之功也況浙人戀戀於公而棲神有祠公必徼福浙東西數千里之地無時而不在矣將不得歸享於其鄉不得歸享於其鄉祠其不為虛設邪余曰不然江河潤下而澤物矣有謂其澤物也維於流不於源其理哉公之神亦猶是也謂不先鄉

而後淛不可由令而後吾知邦人為父子者益以忠烈為訓為朋友者益以忠烈為勸而凡在市在野類以公為景星慶雲而披仰以新厥德審趨向則其為世道補豈可以數計也哉余淛人也悉公之死於其請文義不可辭既以為文復系之以詩曰

皇明御天宰執化權累洪重熈垂百年也有卓陶公文英武雄起司憲綱聲隆隆也括山險高彼頑造妖民驚物騷庶賊饒也繄髯其夫綰國章符不禦以抗竭歷趨

也公戚其顔曰我救援正氣堂堂士桓桓也激濱奠區
盜久睢盱往扼其吭起痛瘏也武義在西盜蹤賊蹊我
復移師我防隄也死殲生禽帖降掃侵駭彼餘徒匿幽
遁深也外獐中梟益先逞驕衆力不支公獨鏖也犬羊
衆羣何有一麟怒髮上衝竟危身也嗚呼公死萬生曷
儔抑彼偷生又可羞也國典報忠龍光如虹下燭南州
賁泉宫也浰祠祠公鄉祠竟同匪諂匪謡敦文風也維
此祠修砥柱中流景星慶雲瑞炎州也靈瑞斯形佑福

是徵生忠死仁我人攸寧也麗牲刻碑允光九儀勸茲庶位萬古期也

李廸功廟碑　　吳節

李復原雩都人其先西平忠武王之後復原自幼恭謙嗜學有司舉為邑庠生洪武壬申以貢太學甲戌授廣西潯州平南簿平南古要荒之地與夸獠為鄰民被騷擾者動輒逋竄復原至攄誠誓心揭榜招撫聞風來歸者三百餘家躬督耕稼開墾荒田二百餘頃凡遠年租

稅悉皆輸足於要害之處誅首惡一千三人黨四百皆謫戍遠方風聲振舉政化大行尋陞本縣丞壬午鄰寇蠭起刼掠鄉村居民號泣盈道訴於縣宰猶豫不決復原曰食君之祿當恤君之赤子豈忍坐視若罔聞乎即奮然以拒賊自任選邑人之勇者馮柴馮伯先為千夫長招集軍壯數千人與賊戰於縣東北大境塘蛇黃嶺躍馬直前摧鋒突陣斬首數十級自卯至酉屢戰屢勝勢如破竹賊衆萬餘自相披靡奔潰夲渠魁未剪次日

復集烏合之衆來戰復原陷入賊陣中藥矢墜馬罵賊而死莫知所在賊退但見所乘之馬自歸酸嘶不已家人惶惶莫知所為衆但前行步而隨之果至其所乃得屍以歸面貌如生時邑人感慕丞恩思念不已立祠於本邑之東祀之遇水旱災傷則禱咸有徵應景泰初有司援例定入祀典扁其祠曰李廸功忠義祠春秋奠享焉史官曰周禮有事功民功之紀又曰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災捍患則祀之若李廸功以邊邑丞不肯鄙夸

其民於平居無事訓集勞來以安其生及鄰賊來攻則倡率敢勇力决戰以保其境志存大義奮不顧身中毒矢以死可謂有功於民以死勤事禦災捍患者矣故民思其德不置建祠以祀之不亦宜乎嗚呼世之鸞棲下邑食祿無聞者不少視李廸功之直節勁氣與宇宙相悠久者其賢否何如邪姑傳其事俟採古今人物者有考焉

荔浦修城隍廟碑　梁能定

夫以築土為城開池為隍必有土而後有物陽靈為神陰靈為鬼斯有神而後有人神也者所以布二氣之良能司兩間之妙用而主宰乎人物者也故自京都以至於天下郡邑莫不有城隍祀典之設或公或伯之封謚不一然其血食兹土黙佑生民功德之蓋於世者為不少菰浦之有邑舊矣自州而降歷代沿革雖殊而城隍祠隨所創立國朝洪武八年知縣事馬公宥暨邑人散官張子玉耆老萬文達鼎建之逮今葢亦有年歲月既

徂不能無圯天順初邑令伍侯以廣東四會名家來宰是邑多有嘉政視其廟宇欲撤而新之遂捐俸金若干為首倡一時鄉郭人士張以政等忻然出其所有以資不逮鳩工掄材殫心効力不踰月而厥功告成棟宇一新環堵周密誠一邑壯觀也以政等嘉侯治民理幽之意請紀以勒諸石予惟事神治民為政先務也是用記之

安遠侯柳公祠碑

盧瑞

自古將帥建牙分閫出任安邊之寄者或以德義或以智謀或以勇略其極皆歸於肅清境土以福生民同臻治化而已若安遠侯柳公褱以德位之隆掛征蠻將軍印來總廣右兵至則殄逆撫順威德並施大郡小邑罔不允殖惟思恩舊為州治且鄰賊境民生未遂公思所以安之知州岑倈先以討賊撫民之功陞掌思恩州事公乃語諸藩憲重臣曰安民莫先崇守牧守牧之位既崇則足以盡其才而民無不安矣正統庚申歲公輒具

侯政績之詳與土地人民之廣直疏於朝將其州改為府侯即改注思恩知府由是侯益盡職民賴稍安既而又議曰是府有堡名橋利者四衝賊路非軍馬以控禦之則羣盜猖獗必至蠶食四境矣尋白於上復將其府改為軍民府徙衙門於橋利開設於是兇暴斂跡境土頓寧矣而公又曰慶之宜山縣莫往諸峒猺獞累肆攻刼茍非扼其吭而拊其背則其毒未艾也遂聞其情悉撥思恩府管束自是諸峒猺獞皆賣刀買牛相率向化

馬天順紀元公還於朝岑侯亦以軍功之盛累官至廣西都指揮使又四年公歿侯乃哀悼感激設公神位於前總兵官懷遠伯山公之廟以並祀之屬瑞紀其實竊惟兵不血刃軍不給餉而境土以寧此邊將之良者也今觀柳公區畫思恩之地雖不窮兵黷武而盜自息民自安者得非由其仁以存心義以制事故邊境不勞而治與噫思恩之治昔而州今則府昔而偏居一隅今則宣政要路俾一郡黎庶皆恬然耕食鑿飲樵歌牧唱而

無外備之憂者實公之賜也雖然豈特恩恩之福哉彼
鄰封之民昔靡寧居今則藩籬既固咸得肆力於田廬
者亦誰之功與諸峒猺獞昔避征勦今則版圖是歸同
保生全於無虞者又誰之功與是宜岑侯不沒公之德
義而廟祀之無窮也故特爲銘曰
天祐聖王運祚永昌篤生名將鳳翥鸞翔惟公上世勳
業昭彰帝錫侯爵寵命輝煌公繩祖武儀衛廓廟德繼
崐玉行潔秋霜文武吉甫秉忠效良建旗仗鉞用遏蠻

荒威宣德布不弛不張宰制疆域内安外攘黎庶熈皡羣醜遁藏獻功奏凱歸於帝鄉將星或隕行道悲傷岑侯感德廟祀橋陽公乘白雲陟降是邦芳聲偉績山高水長

鎮遠侯顧公祠碑　梁䎙

主將之控邊陲有戰而克之者焉有撫而化之者焉彼為惡之深負固之甚而與軍士相抗者此必戰而克之若惡之未稔勢之稍緩而猶以威武為畏者此則撫而

化之觀其可戰而戰可撫而撫不失輕重緩急之宜者
余於鎮遠侯顧公興祖見之矣公於永樂壬寅歲適西
廣羣盜蜂起上命掛征蠻將軍印總貴州湖廣等處官
軍二萬五千有竒來鎮是藩各郡騷動而南寧之武緣
尤甚公特選貴州安南衛萬户宋獻率兵而臨斬寇三
百餘級勢有不得而息者公不忍再加以兵歸咎有司
撫字失宜邑令林昺集闔邑耆民議推善撫禦者歸之
是時都閫岑侯瑛方為思恩州牧而州治鄰屬武緣衆

皆以瑛舉遂録其事以聞即命西廣廵按御史朱公惠都指揮裴公玉參政張公禮憲副張公翼憲僉林公垣躬涖武緣按考其事詳詢耆衆僉以所舉瑛為宜洪熈改元割其邑之述昆白山鳯化古參武顒諸里從惡之民歸屬思恩瑛廼設擒利那馬等十三堡守之控之咸行俗易頗底有成而顧公已還朝矣都督山公繼總其兵有安定夸獞再肆猖獗不能讐伏山公隨命都帥魯公義掃平之玆土之民安生樂業何其幸歟顧公後出

鎮金陵天順七年七月初七日卒瑛感其德而大其功祠祀於思恩郡城之外屬余記之余惟德莫大乎庇民功莫大乎安邊能庇民而措於衽席不使有塗炭之苦仁也能安邊而固之如磐石不致有擾攘之患義也庇民之德覃布遐邇而洽乎人心此仁之至安邊之功不專干戈惟區之以籌策此義之盡仁至而義盡誠有功德於民宜其祠之是建祀之是陳以享廟食於無窮焉雖然顧公之施德非偏於瑛也為國為民而施也瑛之

報德非私於顧公也為國為民而報也微顧公不能成
琰之善微琰不能著顧公之德此之報彼之施一皆天
理人心之至公與既記之又從而銘之曰
生為英雄出任元戎知勇俱舉恩威並隆安邊奇略化
强去惡蠻寇肅清禍亂靡作閭師仁人威德被民立祠
以祀美報是臻惟天高明惟地博厚公之英靈天長地
久

桂林重修伏波廟碑　　孫元肅

漢伏波將軍馬援建武中交趾蠻夸背叛光武特遣將兵擊之時聞薏苡可以禦瘴因取以利邊用叛夸既平凱旋經廣右適遭明珠之謗遂投擲於城東山洞間今山名伏波洞名還珠者蓋以此也後人思其功雖没世不能忘因面山作廟以祀之果大闡厥䝨而有庥於是邦逮宋元豐初提刑彭次雲以禱雨有應狀於朝賜忠顯王廟額宣和既加以佑順紹興又加以靈濟至元尤勑崇奉廟之作殆越千數百年不知其幾興廢矣兹一

敝莫能振舉惟我靖江親王好善有誠署儀衛司事百戶孫政以為廟不飾何以妥明靈誠不致何以獲庥庇廼具啟請金帛以為木石之資首蒙出厚賜遂卜日就事撤腐去敝易故以新廟既成門牆咸備高敞宏麗加於舊規經始於天順辛巳十一月癸酉落成於壬午正月甲子其成之日政屬記諸石因樂神之有依而惠福是邦也故不辭而記之記之者為誰天台孫元肅也

龍王廟碑　　伍　芳

鎮守廣西太監王公至之明年丁亥大旱民心焦勞公憂之同欽差總兵官歐公暨廵按三司官遍謁神宇禱之不雨軍民相率合詞請曰癸水門之東有山屼然枕江上山之下有還珠洞淵深不可測相傳有神物潛伏於中能致雷雨願禱焉可以甦民困公等俯順民情齋沐親禱其處果得雨田疇沾足民又請曰盍建龍王祠於山之巔以答靈貺僉議從之乃各捐己俸命工集材瀕江作堂三間設主其中經始於是年九月落成於明

年之戊子五月廟垂成天又旱公等促工就緒復往禱祠下是日天乃大雨越五日乃止幽明感通如響斯應嗚呼公等切於愛民憂國之心而神之昭格如此祭法曰有功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若神則廟食此土宜矣謹用書之於石

詔贈忠義葉公祠碑　　馮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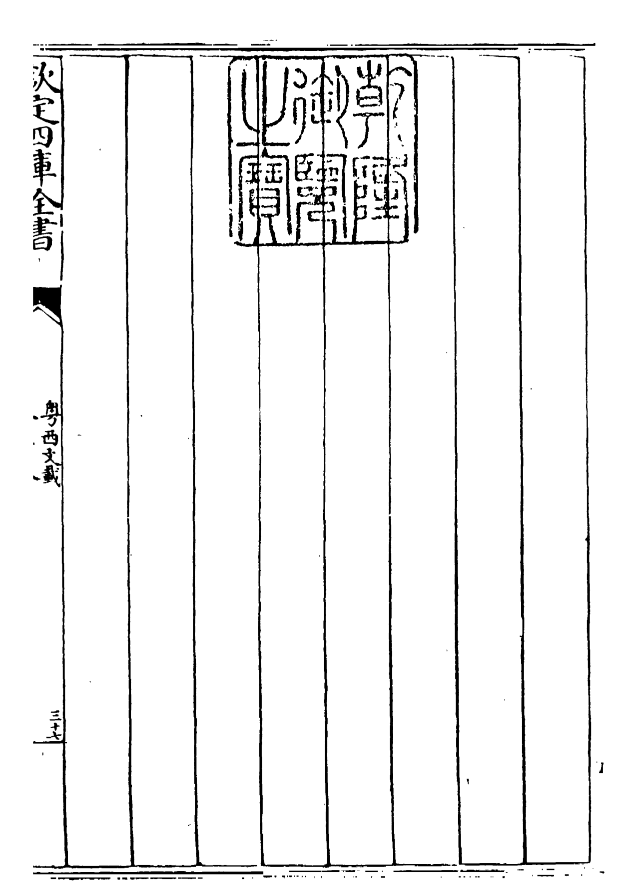
天順改元之二年秋同知慶遠事高要葉侯下車之始忿峒蠻為寇流毒生民志欲殄滅之遂集衆誓不與之

俱生先以擒獲首賊二人置諸法明年春正月二十有二日民被寇擄者脱縛歸至旗山寇尾至圍之侯得報督兵往拯寇迎戰公子榮死之寇復入圍雞辣寨民告急主將暨守長若罔聞知侯又集義勇士與寇殊死戰偕姪官慶並死之是月二十有八日也其夜雷電交作雨雪深尺許寇驚駭即解圍遁去慶之民賴復生全者千餘人廵撫僉都御史葉公盛為上其事詔贈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僉議錫之誥命以示褒崇命下之日

郡人為之立祠謹取誥中之語揭其楣曰忠義祠又設祝其中以司香火所以昭報也然而公家祀事未舉咸謂缺典成化十有一年夏太守孫侯涖政之初謁拜祠下詢知其故亟欲請於上為補之以地方多事未果越三年政通人和廢興墜舉可以行矣而其心又切於乞歸兹則恐違初志乃暫割塘一口以所蓄魚利用辦少牢醴粢自製文於忌日率僚屬詣祠下祭之升降雍容三獻惟謹此蓋以義起而合乎典禮者既為著令歲以

為常仍屬余識諸麗牲之石以告來者夫葉侯之職止於佐郡攘亂禦暴本非其責然而奮不顧身携子姪以狥民命至蹈白刃而不悔者誠以為君牧民不忍坐視入於塗炭忠義之心有以激於内故不暇計其他也則其膺朝廷褒崇享一方血食宜矣今孫侯拳拳盡心而為之肇舉祀禮者雖所以勸勵忠節維持風化良由仗義秉德同此一心有以相感故耳然此特為之兆也尚冀後之君子亦心乎是心重有所感而為春秋二祀之

舉以終厥志庶使遐陬絶壤之民皆知所向則孫侯此舉有補於名教豈小云乎哉侯名期字成之豐城宦族由科目自桂林同知用薦陞今職為政達大體觀於此其他可知矣贊之者貳守南海劉君志誠通守零陵屈君以伸節推海陽陳君懋而記之者福建按察使郡人馮俊也正德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夜知府揚信方就寢夢一冠紱人由中道登府堂與之語自謂室壞無所棲止願公新之既覺莫知所以次日信詣葉公祠致祭見公像剝落堂寢不蔽風雨不覺惕然遂修葺之備羊豕酒果為文以祭焉信有記不録



粤西文載卷三十八